



梅山集  
四



^ 16  
2373  
5

廿七





和  
2878  
28-5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七

書



上雲湖任丈

靖周○丙辰九月

一拜北歸居然秋暮伏惟辰下尊體起居神勞萬安  
曾伏聞菴宮僚時有今世大儒舍爾其誰之 教則  
文丈富有之業可知已伏見臨海邑接虜差日抵近  
齋書中口讀聖賢腰折犬羊之語則文丈所秉之義  
可知已逮夫覲行歸路獲供灑掃仰挹光霽之襟俯  
聆金玉之音半日函筵膝屈心醉所以來之意於是  
焉不虛矣瞻仰之私若何可極直弼今年二十有一



而志學亦有年然讀書無所質疑處事全昧從宜一  
自奉教門下之後意謂就正有地天之所廢病發于  
目委淹床第出門無望惟有誦義無竊耳幸勿以愚  
鈍而棄之疾病而疎之頻施鞭策俾有成立則私心  
之感可如之何先仲氏鹿門公遺編近從蒼崖翁文  
所奉借而讀之所謂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  
之歸者引而爲贊未是過語而門下所述龍門之純  
臣考亭之隻眼可謂無復可評區區曠世之感曷有  
窮已允摯堂集亦有數文字莫以出於閨閣而秘之  
別紙奉質幸賜復教

答凝窩尹丈

聚東○庚申

小學大學卽學校之名而學之義効也學校之云亦  
因効學而名也所効者卽修己治人之術也學校之  
學學術之學其義一也大學章句只曰大學者大人  
之學而不釋學之義者其意未敢知而格致誠正修  
齊治平罔非學之之事不別訓釋其以是歟  
古註合子罕篇末兩章釋偏其反而一節曰以言權  
度反而後至於大順思其人而不自見者其室遠也  
以言息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又釋未之息也一  
節曰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爲遠能思其



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惟不知思耳思之有次第斯可見矣以上章有未可與權之權通下章偏其反而之反謂以反經合道連爲一章捏合而強爲之辭而首尾語意全不襯當已經程朱勘破分爲二章各釋其義然後夫子立言之旨始明而漢儒亂經之失益著矣

山梁雌雉一節邢氏說似得正義每欲從之矣愚意色斯舉矣翔而後集一句似是古語如逸詩之類夫子因其語而云爾如此看得未知如何新安陳氏曰若移山梁雌雉一句冠於此章之首辭意尤似分明

其說似然而無論文義之淺深精粗移易正文非程朱大眼目大力量決不可下手新安說恐不當從

答凝齋尹丈 乙丑

中幅下示敬悉不遑之盛意而若夫非分之譽必緣傳者之誤不屑之誨恐涉情外之責也竊嘗奉教於朱子矣苟欲聞過但當一一容受不當復計其虛實則事無大小人皆樂告而無隱若切切計較必與辨爭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也然則區區者但當受而爲罪曷敢爲費辭辨明之計哉至若金氏家事固門下之所稱道而以子弟干政非愚陋之所願學也盛



教所謂外有讀書之名而內無篤實之工者誠哉言也非吾門下何處得來此箇藥石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耶親知書來舉皆虛聲相贊自欺而欺人得之慙愧每難自措今焉得之於門下者如是真切敢不受藏用圖桑榆之收也自念不至騎驢覓驢祇成閒話則今而後皆門下賜也

與鏡湖李公

宜朝○癸亥六月

直弼嘗讀論語至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設難于中曰求仁不為無術而必舉此而答子貢何也蓋不事賢者不友仁者不知為仁之方故耳向留

達城子舍見仁村禹丈細扣執事動靜禹丈以友婿之故說執事詳且歷造性潭說與執事益聞所未聞金令宗善甫際自宜春歸言執事所著經說亦多自得而少依樣云何由造蘭室一覽德輝使嚴憚切磋以成其德如晦翁所云乎道之云遠一會難期故茲奉書以道區區季夏毒熱伏惟道體啓處神勞清超山南全省自五賢倡道之後以鄒魯稱君子澤斬士趨不端婉婉百怪無所不有而挺然特立於衆楚之中能維持得一脈正論者惟執事是己若大家講明使石潭理氣之論華陽尊攘之義彰著於嶺外則亦



應有幾箇好家數從而化者幸執事與永嘉姜上舍  
一善沈斯文諸公同其責而尤自任也若聞一方風  
動則當謂執事之休矣心性之辨久爲儒家未浚之  
案不識定見何如聞執事亦不專主雲門捨己稽衆  
兼聽并觀有所折衷云有足聽聞義理者天下之公  
子孫而不必苟同於祖先弟子而不必苟合於師說  
無適無莫惟是之求焉而已苟見得明而說得正豈  
不爲真繼述而亦不有光于淵源耶執事旣透得此  
關則其取燭之書必有命辭無差精義入神處使將  
命者瞻示諸篇伏望又聞執事著家禮增解爲十卷

云願聞其凡例焉沙溪之輯覽市南之源流李南谷  
之輯要金本菴之集考俱敘沿革通古今註脚之外  
又添註脚特詳略不同而異其名耳未知增解與諸  
篇者異同如何良工苦心若是勤懇而無緣尊閣而  
讀之良可歎已令胤志操見解誠是稱家而家學有  
傳近益孜孜不已向上之步耶爲德門賀也直弼嘗  
奉教於君子之門委已而事之者有年矣樑木中摧  
幘幘永撤俵俵如失路之人狼狽顛踣不知止泊而  
猶未忍半途而廢時復溫繹舊書然會者少而疑者  
多日用彝倫之道自謂不敢不力而反躬而省欠闕



居多故必欲得并世之仁者以爲觀感克治之資執  
事幸推已有以及人上而天人性命之理下而人倫  
常行之則以至窮格之方存養之要垂之以書盡言  
劇論敢不從事於懲窒遷改之地粹然以真正道理  
自律乎然則爲仁雖曰由己亦不由乎人哉此心真  
切非敢飾詐幸諒之

答鏡湖李公

甲子正月

權身潭必稱以韎韐發身而親沒後斷意進取讀書  
爲儒者聞松堂之風而作者歟尤可尚者擺脫自來  
窠臼從櫟泉諸公遊云可謂一變至道矣苟非知勇

之君子何以與此可敬可敬有遺編之可傳者而見  
處如何其後人有克家者否

慎處士敦恒以居昌吏族不事胥吏役專心讀書行  
義篤至云真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而亦可見其不  
係世類也聞與吾丈講學云其識解操履果如何學  
貴聞道俾得以日新上達於心性源頭有見焉惟循  
常尋數而未聞君子之大道則終不免學究家風幸  
說與此意俾知有儒者之學也聞嶺右以其地卑不  
甚見重經生學子不與之遊云然則陋矣權載運豈  
不是營吏而安東人士皆樂爲之役云惟其人耳奚



其地之可論哉此習不變則終無以入道矣  
夏生時贊受業於門下而求道甚篤云未委近益精  
專否愚在達日屢要一見而終不來以不入偃室之  
義也亦驗其持守之一端敬歎因病過歸亦未往叩  
竟不一識尙耿耿于中幸煩致意也  
沙溪之爲長子尤菴之爲伯兄不立其後而傳重於  
次嫡何哉嫡妾無子則稽 國典而不悖宗法至嚴  
則質禮經而當然且殷及之禮當用於未成人而死  
者若既娶者以無後而絕其嗣則惡在其爲適子之  
重哉恐不當以大賢家法而效之未知如何

與濯溪金公

相進○癸亥

直弼嘗侍近齋朴先生問夫子所謂隱居以求其志  
行義以達其道世有斯人乎近翁舉執事以對又曰  
濯谷之門弟子稍益進可想其處靜講道之樂也後  
拜雲湖任丈於注山先問兩湖之士誰爲巨擘公亦  
曰濯谷是已因聞其所未聞向往之懷於是焉又一  
倍而無緣望履徒勞仰止已矣直弼妄有志於求仁  
爲己之學氣質既定矯揉無望物慾交蔽克治不力  
居然滿立之年未免爲鄉里之庸人自哭近翁放仰  
無所倂倂若瞽者之失相若之何不負初心以副先



師不倦之至意也昔沈攸之有言曰若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愚則粗知窮達有命故只願終身讀書而若不講之明而質之正則坐在黑窣窣地而已何由見得真面風光耶伏惟執事天分才氣絕出等夷其口講心潛躬行力踐又非一日之積嘗願一納牀下之拜而憂病之故莫酬夙心天之所廢奈何奈何世之并也瞻望景慕有如卷中人而終無一會期則豈不爲千古之恨乎天不欲使執事相知乎則不可期矣如使執事相知乎則捨書牘奚以哉可以論學而論事矣可以講經而講禮矣炯炯靈犀亦可以

通照而無碍惟執事圖之執事亦抱道林樊孤唱寡和未知所與輔者誰歟所與遊者誰歟竊經而發難者誰歟篤行而就正者誰歟後生可畏者誰歟操戈入室者誰歟吾道之托在此者又誰歟漢翁櫟老宰樹已拱近齋雲湖麗澤永湮撫念平生師友之樂想應有躡涼不孑之思也如宋處士啓榦又是執事師門之孫共理遺書益闡緒業否櫟泉集執事卒其編摩云黃岡何當繡梓云耶聞雲湖文字執事又爲玄晏之役間成正本否者德凋謝遺篇獨存欲尋其精神心術之所寓捨是何求是以不能不關心心性之



論久爲儒家之大訟執事於斯尊信師說而已乎抑亦集衆說而折其衷乎近聞執事讀南塘集而悅之於源頭義理頗改前見云未審然否果爾則無乃廊柱之再數乎冀承盛論豁此蒙茸焉

上潁西任丈

曾○戊午十一月四日

吾東先儒之間答辨難勿論其言之精粗淺深可以開發蘊奧羽翼經傳者不翅盈架充棟而散在諸書莫之會一同異是非無以歷選而相訂是爲區區之恨耳每擬裒輯成編用僂考閱而至若折衷存剛有非蒙駭寡識者之所敢與也伏惟文丈杜門林下物

累不到燕申之暇若成此事則斯文之幸孰大於此此是述而不作與立言垂後者大有異焉恐不必濳辭而牢拒也發凡起例都在門下權度之如何而引用書目亦列錄下示則當有以仰復請教矣屏溪尹公晚年欲纂述斯書命諸門人逐書分類未及見成而下世諸門人亦無足成而遂志者惜哉惜哉

上潁西任丈

己未二月十一日

斯文不幸近齋先生奄捐函丈天分之高文章之盛卽間世人物也清明愷悌公誠坦蕩覲德者心醉聞風者悅服雖闇然斂藏不以師道自任而功利之及



人有不可量者今焉已矣何處得來實有贖百身起  
九京之願也伏惟文丈之於斯翁情契之篤非等閒  
知舊之比則痛悼之懷何以自堪如直弼者不啻若  
窮人之無所歸矣可講究而合商量者何限而從今  
無就正之地佞佞平生將誰是依天實爲之爲之奈  
何年前哭雲湖今年哭近翁此何運氣讀書種子其  
將殄絕耶興言及此不獨一己之私慟而已文丈服  
事平雲湖考德乎近齋杜門東岡固竊守道區區之  
所仰成何如哉幸須任道必勇立心必高進進乎其  
所已知慥慥乎其所已能用究兩賢未了之志業則

如直弼之忝遊門下者亦與有榮矣區區者當拱而  
俟之編書之計豈不欲趁早下工而見識不及而存  
剛最難也事役甚鉅而精力莫逮也尚不得裁稟者  
卽以此耳近翁每謂文丈學識精博可與共此事也  
言猶在耳而人事之變嬗如此重可悲也參攷衆說  
折衷成書恐文丈不能辭也未知有胷中草本慘憺  
排鋪者耶毋少爲謙從詳垂教

上頴西任丈

己未六月

練時衣裳制如大功衰服而布亦同云者以去負版  
辟頽衰而布用七升故也斬衰之裳至小祥而緝邊



則無斬衰終三年之意且儀禮家禮之所不言者故  
斷然以不緝邊爲定矣聞近齋從巍巖說小祥不緝  
邊云矣吾丈前日所行亦如何願聞其詳

上頴西任丈

壬戌二月二日

阻拜經歲春序又殷引領東望祇勞仰止伏惟卽日  
素履幽貞向伏聞高堂有不安節旋復天和仰想純  
孝攸感區區攢賀直弼爲營先妣緬禮數年求山今  
幸占得於峒陰之錦洲山中暮春將遷厝於茲矣直  
弼獲戾神明勝冠而失慈恃不孝忍死含哀茹痛擬  
于知德之君子賞以邊蕭之章倘蒙矜允則幽明之

間均被華袞僭易惶恐伏希崇察閨閣之行含章而  
不外見然若其德懿之可徵朴近齋先生所撰壙誌  
存焉伏幸視至虞殯之歌雖非聖人之言旣載左傳  
則所由來遠矣前輩集中多有婦人輓詩非無稽也  
幸須發揮金玉之音用副不肖之望焉蓋其至情之  
所發而存沒相慰者惟有闡揚幽潛不朽是圖而已  
區區苦心君子悲之矣柄竹儀飾罔及辦備空簡題  
送伏望

答頴西任丈

壬戌二月十八日

內舅客冬擢柑魁告廟曰蒙恩魁黃柑科直赴 藤



試云云矣今參 殿試告由當日蒙恩授 殿試丙  
科及第云云而上下句語已從備要所載矣今又遵  
用似重疊然告直赴告 殿試爲兩項事則恐無嫌  
未知盛見如何

上頴西任丈

壬戌八月

秋夕適墓時帶黑路中忽思上墓自異謁廟雖無服  
當着白衣帶蓋瞻掃塋域自不禁孺慕非徒以霜露  
之感而已仍黑帶行歲事而甚不憚于心歸考禮經  
曲禮曰適墓不歌檀弓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  
民哀可見彝性所存古今一致也今而後展墓與節

祀當以白衣帶爲定矣出身榮掃者尤不宜張樂願  
承量教

上頴西任丈

癸亥元月七日

今有人大宗也死而無子惟有長數年之族子他無  
擬議立後處嗣將絕矣或謂大宗不可不繼絕既有  
族子則年雖長當立而爲後愚謂子長於父悖理之  
大者大宗雖絕不可爲後不識盛見如何爲子者若  
年同而月日差後則可耶父子同庚亦不近理恐不  
可爲矣若少數歲則不必爲拘耶願承高論又有一  
事奉質者朱子嘗謂孔子生後世則當爲及第以聖



人未果忘世也若在元清統合之時則未知其出處何居大聖人仕止久速自有權度存焉有非小人之腹所可仰測而愚則曰遯世無悶而已矣何者公山佛肸之召夫子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有爲之事亦無不可改過之人而竟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爲耳兩人雖是叛賊而其所以召之者不以臣禮夫子所以待之者亦不當以君道借使赴召只當勸其納邑歸命而已度其人終不可變故竟不赴矣至若元清二虜則巍然爲天下人之首苟委質而事之則君臣之分定矣焉有以犬羊而堯舜君民者乎假令虜

酋言下開悟以天下與人而退處沙漠服事而後可以責難此膝一屈已化爲戎矣枉尺直尋孟子猶恥况枉尋直寸而孔子爲之耶故曰孔子而在者不出已矣然則如之何其可也隱居以求其志而已孝友以施其政而已蓋華夷天下之大防也出處君子之大節也大防旣壞大節旣虧則縱欲措諸事功將安施哉然聖人無可無不可之精義妙用有不可量者愚亦何敢臆斷願文丈之垂教之也每讀晦翁親年益高生事寥落之語有若爲門下準備者而晦翁則出而有俸錢入而有祠祿足以供滫瀡而備粢盛門



下則無一於是壁立磬垂不翅屢空固知憂道不當  
憂貧而區區仰念則極矣近日天雪地冰寒威斗劇  
未知何以聊遣分人以財粗聞鄒聖之訓而無以奉  
助沃焦之資有媿原結大矣謹以二斗粳米忘略覓  
上用備上元參禮之需焉

上頴西任丈

癸亥六月

獨夜空齋朗誦胡澹菴封事激昂慷慨胷膈生涼儘  
覺却虜之筆亦能却暑也王倫引虜使以詔諭江南  
爲名而曰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  
中原可得以故澹翁斥之曰梓宮決可不還太后可

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  
不可復伸國勢凌夷不可復振此誠守經之論無容  
更評而梓宮徽宗之柩太后高宗之母淵聖欽宗也  
父死而柩不反母若兄幽囚北塞生還無期則在人  
子心雖舍垢忍恥拯諸水火式遘其歸可也但醜虜  
變詐百出雖從王倫之議奉表稱臣必不還梓宮與  
帝后故澹翁之言如此然其還不還若真係於降否  
則當降而迎還耶疆域生靈胥溺于犬羊宗社至不  
得血食則帝后雖不可還而降固不可耶程子以趙  
卞遽戰而殺其母爲非至曰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爲



親之心貴賤罔間則推程子之說揆諸高宗則未知如何爲處耶但高宗自是忘讎之人故寘父母於塗炭之中而不思所以救之蓋其心曰若迎歸二帝則已不保有天位故止諸將進兵使不敢戰至岳鵬舉之死而極矣岳之禍雖云出於秦檜而其實則承密旨也且檜之主和亦出於逢惡非渠之專輒也嗚呼是可忍耶南渡之初若獎率三軍親征中原則勢如破竹不日興復金人必先還帝后而請和當奉使迎還而討賊雪恥可矣不此之爲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媿成而帝后不返然而猶不責以背約亟發問罪

之師此豈天理人情之所可已者耶愛思之爲民而置社稷爲民社而置君故民爲重社稷次之君爲輕使高宗爲還其父母而屈膝降虜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赤子盡爲左袵果如澹翁之言其不可率天下歸夷狄以啓萬世之禍也決矣祇宜抱冰握火誓滅讎虜與兵渡河責還帝后則必無不還之理若不還則事不可息雖至於君臣上下同死鋒鏑之下亦無愧已蓋子爲父臣爲君死乃理之常耳趙苞一郡吏也爲活母以城降亦無關於國家存亡故所以有程子之論而高宗所處與苞絕不同



耳曾臆所裁信筆而書莫無不可否願聞稱秤之見  
焉想林泉被曠靈液垂涸繼去難爲浴沂之遊謹當  
待雨爲期

內舅以光海君外孫尸其祀而依 國典不祧矣光  
海君收養於淑嬪尹氏 穆陵嬪也遵嬪遺命從而  
祀於廢主廟夾室且廢主未遜位日選大司成尹公  
倬曾孫女納後宮舉一女卽直弼外五代祖母也尹  
氏沒亦祀于傍而今過五世已是非禮準禮則祧埋  
久矣雖知其襲謬而有難遽變未知如何尤翁以安  
嬪神主之不祧爲非勸其子孫埋安安嬪德興大院

君私親也毓慶之地所重存焉而尤翁猶以國法之  
外不許不祧况淑嬪乎又况於尹氏乎兩主當埋不  
待知者而知而內舅以喪祭從先祖之義有所不忍  
雖過於禮亦斯知仁矣直弼勸不能得要執事一言  
幸引經據義開示丁寧俾得以言下開悟區區之望

上潁西任丈

甲子正月

曾見鹿集稱述胡敬齋至謂朱子後一人孔孟正脈  
端的在此而亦不知其爲何許人近看明儒學案及  
明史詳其爲人果嚴毅清苦力行可畏其言亦粹然  
一出于正鹿翁之必欲表章者知有以也而亦見其



苦心也其所謂敬齋錄居業錄及文集之見載理學  
全書者合而一之以本傳及諸賢敘述附錄其下爲  
胡子全書則庶有契會而興起者亦可以成鹿翁之  
志惟門下圖之雖未能入梓廣布傳寫數本各藏一  
件亦可矣見於通紀者一條正好觀法故謹茲錄呈  
幸下覽焉見今法門破敗正學不明讀書一脉幾乎  
絕矣維持得一箇半箇者賴前人緒言存焉而一任  
倚閣殆不省爲何件物事雖其辛苦著書亦何補於  
世教哉良可慨已鄙什計已題語幸付茲回焉當受  
藏巾行永以爲好矣二斗長腰覓納用備一日菽水

之資焉非曰周窳聊以識下情耳

今有人妻亾而夫不知以病故不告也又未及成服  
而死其子不可以夫未及知而不用父在母喪之禮  
題主則以顯妣服則以杖期而無禫無禫者以父喪  
也區區爲之講定如此未知不悖於禮意耶  
未率畜之妾子爲其母當服嫁母出母之服無論父  
在與歿齊衰杖期蓋義雖絕而恩不可絕也期而當  
伸心喪以終三年可矣其妻則亦無生育之恩但依  
婦從夫服降一等之文服大功而已不必伸心喪也  
至若其子尤無可服之義雖非爲祖後者無服已矣



上頴西任丈

甲子八月

直弼八歲而失小學之教及長非曰有志粗願畏威而寡罪然既無以收放心養德性以立基址則亦何能察理義措事業收其成功祇是黑窰窰地逗到三十年光矣內省而疚有惡於志欲反從事於灑掃應對之節而亦不免扞格難成之患向隨諸君子後獲講是書耳醒而心醉忘吾身之後三代也繼自今願爲小學童子苟能補其小而進其大有本而自達則門下之賜也但恨山日易西莫之究宜如饑者之未飫其亦助長欲速之病也伏惟履茲素秋侍歡增慶

重陽已過花信寂寞爲問老圃秋容如何洛陽名園非不相望而真知日涉之趣者尠矣竊計杖策登臯相羊乎玉露楓林之間亦不禁節士之悲矣五柳翁所謂有此園林好人間良可辭云者政道文文心耳秋來每見風暄氣澈玉宇寥廓有懷辰孤往之思而尤憧憧於商頴頴尾之際耳

上頴西任丈

甲子十月

坤復之交寒燠無常伏惟履茲乖候味道珍腴書課不以惟憂而見輟否日者有以成忠文先生題主事來問而曰成氏之宗以忠文立後事今秋上言下廟



堂稟處廟堂以世代已遠昭穆久替不可立後祇使其  
其傍孫別建祠宇用攝祀例奉祭之意回啓蒙  
屬稱傍題未知何如云故答曰是事也非愚之所及  
也非其後而奉不祧之祀於古未之有也喚做攝祀  
則攝祀者所以代主人行事而今也則主人不在非  
攝祀也喚做權奉則權奉者所以姑待立後而今也  
則繼絕無地非權奉也非攝非奉又非祖先之爲之  
後而特以從傍孫奉其祀百世不遷於禮無稽也題  
主似當云從傍祖從傍孫而傍字禮所不言也未審  
盛見如何

聰明睿智之智恐知之誤若作智則智是性也何以  
復言能盡其性也以性盡性可乎故中庸聰明睿智  
之智亦作知章句訓以生知之質小註朱子曰睿只  
訓通對知而言知是體睿是濶通處皆作知字而獨  
於此作智者知其必誤也未知如何

大人之學對小子之學言之然所謂大人者必須與  
天同大而後方可謂大人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者也  
人之心體洞洞豁豁不可涯際苟不爲質欲所拘蔽  
而恢廓擴充以盡其廣大之體則是亦天而已故易  
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大人之心能貫乎天德



之始終在天曰天德在人曰明德其德一也人之所以為大人者以有明德也明德為開卷第一義而究其明明德之故則將為大人也當於大人二字先着眼目未知如何

心氣之氣氣之精氣質之氣氣之粗氣二也理一也極其本氣亦一而已矣

答頴西任丈

丙寅十一月上旬

柳正言

星漢

孤忠莫暴齋恨入地固已可傷而幸賴日月之明回照覆盆庶幾白其心於今與後矣夏間又被匪人所誣毀即所為言無復倫理其不得伸於當

日者且得瞻昧於來世乎然渠自醜正耳干柳公甚事祇見其可哀也已門下所以狀其德者殆無餘蘊九京可作亦應以為知我者存而又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區區嘗悲其生不遇而死不傳欲為之立傳願據盛文以為言幸傳寫一本以示焉書成勿示人畱置此山間曾奉教於晦翁矣謹當受以藏之勿以煩人之為慮焉

答頴西任丈

丁卯四月十三日

即被先施手教儼臨詢以出處與夫儀節捧頌至意曷任感悚親年益高生事寥落晦翁之所自傷而及



處辭受之際則曰直遂巡退縮以求守東岡之陂者  
其中必有所不得已不得已云者未知果何如而視  
諸文丈則可謂不仕無義而其言猶爾况以文丈情  
事之悲苦乎疇翁之辭爵也愚服其高向文丈致贊  
歎之意者屢矣文丈情地雖與疇翁有間其間亦能  
幾何莫暴先志則一也文丈亦嘗步疇翁辭官識懷  
之什曰滄溟千里遠遺恨百年潑相感者潑矣區區  
所望於今日者卽贊美疇翁之心也如斗湖趙台固  
未是自重者而必待先在畢伸然後出而仕焉如先  
大爺雖蒙 恩滌未可謂白其心於 君上也一命

之士雖不得上章號顛用冀 君上之洞察然當以  
身之不出爲自靖之道亦斗湖伊昔引義之意也自  
家去就固已緝緝而反勉文丈之出者恐非絜矩之  
道也若至天官丈所據朱子答李敬子書未見其爲  
精義也敬子不仕祇爲養病讀書故朱子以爲若非  
正定義理則爲貧而仕古人有之不須如此前却如  
文丈所處何可謂無正定義理也高堂却食雖涉痛  
迫以此準彼輕重差殊以喻於道之義涕泣而開達  
則必應有格矣無已則有一焉參下甄復例也若自  
至則於是焉可以冒膺一命而不出處義也再命而



出順志也。雖不如申吾志，全吾守而為親而屈，亦不為無義。用此擬諸心而寬慈懷焉。今則除命為半月矣。又再呈旬矣。忽焉承膺果如來教所云前後逕庭進退胡亂，恐非所以惜天下之寶也。縱至難言，祇宜不出已矣。如此然後方可謂活孝也。蓋出處君子之大節，而其得失關世教。汗隆不可以不審也。愚衷所存，不敢有變，是以終始言之耳。

愚嘗謂禮須從儀禮為正。到古今異宜，不得不通變。處方參家禮，士昏牢席，婿西婦東，西者為東面也。東者為西面也。疏云取便亦是也。書儀註曰：古人尚右。今人尚左，須從俗。金本菴駁之曰：不察古禮之義，不在尚右也。且古之席為就坐也，而書儀則坐以椅，故席止為拜耳。所以婦席亦不得在設饌後。此言亦有義也。古者陽居幽宅，與夫置坐次位，皆以向為主。婿向東，婦向西，順陰陽之位，不必疑其方而從家禮之文也。

上頴西任文 丁卯五月十三日

門下於小學不百里而奔喪，作如何解註，只言不越境而不分喪之重輕，何哉。按雜記曰：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吊。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註曰：三年



之喪父母之喪也嫁者爲父母期此以本親言也據此則不百里而奔喪非父母之謂卽期功之憾也古者嫁於異國者父母生則歸寧生則歸寧而死不奔喪豈理也哉今有人援小學爲出嫁女不奔父母喪之證故愚指雜記以爲正未知如何

上頴西任文

戊辰菊月少晦

向稟改葬時諸孫之方持衰者弔服加麻與否已入再思否尤翁曰所重在此當加麻有人難之曰凡服以從粗爲主布巾加麻非服也不可以是而去斬齊此於盛見如何愚謂此言似然而雖不持斬齊然以

將事孝巾布浹衣亦是喪服則因之加麻何去斬齊之爲嫌哉各有其義不相壓屈則不特爲祖緬雖爲伯叔父母兄弟子姪亦可矣幸教焉

上頴西任文

戊辰臘月念六日

近讀馬公答任安書矣其訟李陵不識何如子長大俠也與李陵意氣相感以明其心之不出於背漢卽所謂赴士之阨困而存匹死者蓋亦有足多焉然揆之以理義則未也陵既不與韓延年共死則自應與衛律同歸其心則非耽戀富貴而其跡則降虜以偷生耳曷可原情而恕之王通爲心迹之辨程子斥



之以不知道於陵也亦當以斯義勸之已矣馬公之  
救陵亦以未聞君子之大道也視後世平居相慕悅  
誓死生不相背負臨毛髮利害下井擠石者則亦多  
矣幸教之

答顏西任丈

己巳至晦

竊計祿不足以代耕而仕也餒在其中入廚闕甘旨  
之具臨門有徵索之苦彌切傷歎直弼固未嘗造人  
公廨而於執事則不拘迷執者要見其存心愛物所  
以有向日之拜也卽其觀茁之際已驗數件事得宜  
其終有濟也必矣惜哉牛刀之施諸割雞也若其不

得不出之由卽俯教而彌聞其詳尹和靖之致疑程  
叔子者於是焉釋然矣使子岡而知其事則亦應不  
違于心也但見自守之士一出而仕終身不返願文  
丈以朱先生終當返初服高揖與世辭之詩恆存乎  
中則終見其綽綽有裕者矣嘗見泉翁三官記有典  
牲時事其所以不卑小官隨事盡分者有足感歎

上顏西任丈

辛未八月二十五日

副本伏荷垂示讀下屢回仰認從天德中出來非空  
言可比也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  
以贍不足塞兼并之路是論發自董廣川而葉適蘇



洵馬端臨說之詳矣竟歸故紙堆中間說話今焉文  
丈謂是活國醫民底第一義舉以誦之應旨進言之  
中衷然爲百僚首亦可驗有司之明也其曰分等平  
量無爽其實然後稅可均而民田亦可以有有限云者  
不有曾中經綸蔚有範圍曷能說得乃爾終無以舉  
而措之則斯民之不幸也當與廣川諸公畱恨千古  
矣

答頴西任丈

甲戌閏月

雲湖之姪又得青山青山之於乃家自有一段好緣  
斯已奇矣雲翁不做青山則鹿門集可行於世乎行

將見雲湖之集又出矣必有所經理幸勉其遠也雲  
翁他事不論惟問學工夫非直近世之所無有溯而  
上之鮮與擬倫若出於 宣 仁盛際而遺集行焉  
則其妙知絕解當爲人所誦法其所以愛敬而尊慕  
者豈若今日之鹿翁乎世欠具眼者只以時代先後  
名位崇卑爲軒輊其亦有幸有不幸耳  
妾之事女君與臣事小君之義相類故亦服齊衰不  
杖期此則以貴妾言也古人有買婢爲妾或仍婢爲  
妾當爲女君之服而服期耶當爲內主之服服以待  
者之服與他奴婢等耶備要侍者服註曰侍婢當依



丘儀衆妾服制制如妾服而已之謂也非謂妾服亦當從侍婢三年也所謂婢妾雖出於侍婢爲夫之妾則已免賤矣只當爲女君服期已矣未知如何

答穎西任文

丙子六月

客月之晦儒疏又發請近翁爵諡有下廟堂稟處之命矣疏本已經盛覽否凡後人之爲前賢幽顯闡微者生則及門而覲德沒則按狀而述行且從遺文緒論而爲之辭今所謂疏儒於三者無一焉其所爲說直是隔面摸象無片言半辭髣髴乎其境實際亦未足謂影響語耳若是者可謂士論耶公議耶真可以

貽羞千古若使近翁而有知其心若挽不翅望望已矣惜乎元得之不在也想像其峻辭嚴斥之苦心益覺泉扃闔邃耳沙翁從享疏論之作也時則 仁敬聖母母臨于上尤翁止之俾姑徐徐微意可知也愚嘗以斯義說與元得而元得之所相契者亦以是耳畢竟回啓未知如何而縱使得之終不可以爲榮

答穎西任文

昨者承教乃在於古松流水之中看好山識好人又聽好名論是爲三奇歸而充然有得未覺衝泥犯昏之爲艱也夜來尊體益重昨蒙俯詢以太極圖說三



才立道之爲體爲用以該體用仰對矣竊更誦味本文命意分明以體而言也分舉立三才之道者卽言太極之體所以立耳不直是也凡言立字咸以體言立字可用於言體而不可用於言用故也今茲立道之云推說則各有體用之分而本旨則祇說得體已矣未知如何

上頴西任丈

丙子至月少望

近齋集已行于世矣計應閣在丁上成書得失定復如何竊願承聞斯翁冰心玉壺澄澈無瑕考諸表裏無可議到處城市如丘壑視軒冕如泥塗固已爲當

世之高蹈而至若守身之義自靖之節直是高出萬物之表者矣經術文章特其餘事也欲以一部遺集了其平生則可謂淺之爲知耳知德者希孰識其真耶曾中經說蔚有範圍而長時淹病且患指瘡罔有取燭之書是爲畱恨千古者也

上頴西任丈

丁丑六月廿六日

向教浩然章變心爲志退而入思蓋心者具體用兼動靜而志者只言其所之也專從運用處言故不曰心而曰志朱子所云志者心之方漲處者形容得真也若云心者氣帥則心字較志字無力未足以管轄



卒徒故全篇說心之中矣兀拈出一志字接續說得  
七箇志字至末端還下心字結殺上文不動心之心  
奇乎妙矣非孟子筆力其孰能之哉然集註曰固守  
其心語類曰堅持其志然則不動心即持志也要其  
歸則志與心一也伏幸見教

自章首至該淫邪遁自宰我子貢以下至末端有似  
一篇中兩節不相照應而實則文理接續脈絡貫通  
蓋此章宗旨在乃所願學孔子一句而知言養氣以  
至於不動心即所以學孔子之節度也所謂知言養  
氣即孔子之博文約禮

養氣不可直作約禮而分屬則當屬約禮也所謂

不動心即孔子之不惑也先說賁黜舍血氣之勇提  
出夫子之道義大勇爲下文大鋪敘張本因言該淫  
邪遁之辭而舉夫子之辭命始露一聖字引起夏游  
張之一體冉閔顏之具體而以未造乎聖而姑舍特  
說夷尹之聖而猶未造其全故乃揭三子者知聖人  
之云而發明其極致做孔子爲古今所未有底大聖  
以見已願學之意而贊歎不已也夫子之所以爲大  
聖亦由大勇已矣大勇非不動心而能之乎不動心  
三字爲通章之骨子而學而至於孔子則非直不動  
心而已由知言養氣而馴致之以至于其極耳



上頴西任文

丁丑九月二十六日

新除不勝贊喜無人乎繆公之側久矣今焉得文丈  
爲宮僚昔人所云德堪模範足以輔成德性學成聞  
奧足以啓迪聰明求道德之鴻儒成國家之盛事者  
惟文丈可以當之竊爲冑筵賀焉且文丈六十年讀  
書政宐今日受用幸勿以陪衛官自處必以鹿門雲  
湖之所自任者自任焉輔翼教諭之功行且見之是  
爲拱佇耳將見一部宿預錄爲尊門家集斯亦奇矣  
然不止言語文字之徒資責飾則尤幸耳毋教後之  
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千萬至望每讀雲湖集至都俞

祈祝於唐虞三代之盛者恍若隔世瞻望五雲中夜  
耿耿令人屢唏斯翁未卒底志業竊有望於門下焉

答頴西任文

戊寅五望

改量一事爲一邑巨瘼嗷嗷若不保朝夕則曷可不  
更加尺量以順民心乎民心向背於是焉判事關前  
官有不暇恤壹從民願恐爲目下第一義蓋好惡拂  
性是爲致亂之道不直災逮其身而已在他時猶然  
況今日乎擇定面有司主張斯事邑吏則隨其指揮  
而已云者已占其僂宜無容更商而面有司苟非其  
人則爲邑吏俛鬼無益而有害不如其已也然亦不



可慮未然之患而當爲不爲傳令各面齊會大民俾  
之自擇可堪斯任者則是爲從民望也縱使差誤亦  
不埋怨於縣官若得一邑之望委任責成則亦應盡  
心何至於債事乎誠力所到孚豚魚而透金石况于  
人乎又况爲誠民苦血乎至若留連之費紙筆之需  
皆取諸官然後可無流弊爲養民而先厲民不容不  
慮者也改量後一方黎獻詢謀僉同則舉實報營用  
俟上司處分之外恐無他道耳詳定減給猶賢乎已  
而恐未足爲均賦亦非所以安民民心一散不可復  
定土崩瓦解豈過計之憂哉做大事者不拘小利害

既決於心矣待到秋成後清野劃卽施爲不必更費  
三思用致廊柱之感

上穎西任丈

己卯十月廿七日

有一事可以奉聞者今日塗莘之家出於吾文丈契  
愛朧篤之地士夫知其事者爲之心喜以文丈可以  
忠告而善道也古人選節行之士與戚里同居俾成  
退讓君子宗國有賴其所以憂患世道者深矣昔光  
城驪陽之結姻于天家也尤翁作書箴砭累言而不  
一言有曰義理充足乎中富貴不足以嬰其心此言  
甚善斯義也不望于文丈而望于何處乎雖地禁形



格不自我先若被其存訊幸以第一等十分道理申說與蒙其虛受終爲國家無疆之福則羣黎百姓舉被其賜是豈細事哉所以爲日夕之望耳

答頴西任丈

辛巳正月念三日

在洛日期會邱隅丈人共賞紫閣雪月此翁說得曾書疑義精深微密蓋不言言必中理推極到底殆令人醒神其論正心章有所之義則不做係累看此類修齊章五辟之文而曰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教情非病而辟爲病則四有所非病而不得其正爲病上下章文勢一致何其貳視云故愚以爲中間幹轉處則

字而字語勢煞有不同而字有自此之彼之意則字有當體便是之意四有所與不得其正恐不可分開看五辟則分開說兩章立文命意似同而實異所以有所爲病云爾則終欠信及不識盛解如何固知於有所之旨不苟循鹿門說亦嘗參互上下章文勢而有立論者否願承明教

答頴西任丈

辛巳菊月少望

陳奏兩文字中君父父母等句語殆令人憤惋欲死前後本傳襲承用有若非此箇字莫可者然嗚呼是豈可忍耶今世士大夫被服器用專須唐物交通翁



胡至誠尊奉至於人家赤腳街上露面之女舉不安  
髻散髮而行伊川被髮兆已見矣不待百年盡化爲  
戎不識孰所主張而乃至斯極哉是亦氣數之所使  
然爲之奈何以吾文丈憂患世道之苦衷亦應存深  
長之慮也

上頴西任丈

癸未九月十七日

伊日辱詢大學動化之義而因他說夏端不能應扣  
如響馬上追釋則九章說動化十章說推然治國平  
天下初非二揆治國曷嘗無推平天下曷嘗無化特  
上下章互說耳但推與化差有小大闊狹說化於國

說推於天下者卽以此也至若正心章體用嘗謂此  
章下工當在於動用之地及其收功則體亦可以得  
正矣凡經傳中言心舉從用處說而大學正心孔曾  
立言亦做用上說故章句以用之所行釋之或問講  
義則推本而說體恐非正義也

上頴西任丈

癸未至晦

易從咸恒屬之下經固有其義詩從小雅書從旅爨  
謂之下經經分上下肇自何時亦取何義愚不知其  
何說也舜典分命九官咸有戒辭而獨棄契臯陶夔  
龍則無焉者何哉莫無以仍舊任故無容申命耶抑



因其有讓之者而命之歟工虞之官以和順爲善故垂益之咨咸首言疇若終言汝諧若順也諧和也惟禹曰惟時懋哉伯夷曰往欽哉蓋治事以勤爲主典禮以敬爲先故云爾耶臯陶陳謨於典禮亦曰同寅協恭和衷哉於命討則曰政事懋哉懋哉與舜所以命禹夷者同一旨意耶

上頴西任文

癸未臘月望

書課見在何編武成有云文王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成厥志將斯事推在文王身上者莫無有傷於先志否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紂又修吾方伯連

帥之職以救百姓文王有人君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兩者都做得到政所謂獨全其心表裏無憾者也設使文王再享國幾十年以至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必不似武王一戎衣有天下任他黃果之自落而已此晦翁所云若論其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者也湯武革命順天應人卽處聖人之不得已然武王誓師推上文王則恐不能無憾抑發揚蹈厲恐不逮事之致歟所以爲武未盡善歟從古羣儒說到此處皆愛惜人情宛轉回護不敢大開口說而讀書及此曾中迷悶常欲爲文王分疏不識盛解如何



答穎西任文

甲申四月十七日

松岳形勝雄傑強壯真表裏山河宜爲半千年霸王之居也麗祖統三爲一奠安生靈功烈暨于永世而昔之金宮紫閣今焉烏噪鹿戲撫蹟興感心目俱傷而最是竹橋化碧之血至今不泐灑水盪石斑斑如新仍誦百死之曲油然而生忠義之心耳革除之初麗臣之不歸化者人各爲其主耳可獎而不可罪因之五百年沈廢至不齒人類者誠求說不得未知漢唐宋明檀箕羅麗之於勝國亦有是事否

上穎西任文

甲申五月少晦

時習只是講習之事然并知行在中者三代學校教人以四術詩書僂用詠歌誦讀玩蹟理義禮樂則已有許多切己之事如禮之威儀樂之音節斯須不莊不敬如禮何斯須不和不樂如樂何以故朱先生固以時時習之爲訓而兼取上蔡立尸坐齊之說無時不習甚褫於時習故也集註當爲正義謝說可備一說未知盛解如何

上穎西任文

甲申六月少望

頃者仰質時習之義已有所立論願安承教竊謂學而一篇首在於孝悌忠信以立其本而后親師取友



講學 樂 益然不可被外物所移故以不求安飽處貧  
富不患人知終焉而首章爲一篇之綱蓋先之以學  
習則凡篇中孝悌忠信重威及傳習學文之類皆是  
也次之以朋友則所謂親仁無友不如己以至就有  
道而正之類皆是也終之以不愠則篇末之不求安  
飽無諂無驕樂且好禮以至不患人之不己知皆是  
也學問工夫終始惟此三事便爲綱領故揭諸一篇  
之首耶

曾點之樂固庶幾於顏子之樂然春風沂水之樂何  
爲與陋巷簞瓢之樂不倫乃爾耶陋巷簞瓢本非可  
樂顏子之樂不以陋巷簞瓢而有改春風沂水自是  
可樂曾點之樂則以春風沂水而見推點之樂亦將  
可以靡往不存但就其所言之志觀之則見其藹然  
和樂而有對時育物之意故知道者往往默契於其  
心推極其所至則可以爲堯舜氣象耶顏曾之樂其  
同不同竟如何

上頴西任丈

甲申七月九日

中庸第三章引論語之文而刪却之爲德也四字添  
却能字者不識何義下文許多能字咸權輿於此能  
字若不下此一字則沒精神而無骨筋一字有萬勻



之力所以爲果能此道之張本也其曰中庸之爲德猶言中庸之爲中庸如鬼神之爲德不必剛而剛者必有精義而求說不得也以德行謂之中庸則祇言中庸而爲德之義該矣故章句曰惟中庸之德爲至承上文君子中庸之例而云爾也耶爲德之云就人之行道而有得於心者言故包得能字下句只說民鮮久矣子思引用爲明中庸之道而憂世人之不能故添得能字貼人身心上說既云其能則已包行道有得底意所以剛爲德一句耶

答顏西任丈

甲申七月念二日

聽松遺稿伏荷傳贈尊閣下上而斯翁通不踰閑貞不絕俗起遯巖而無矯激之意玩心高明而絕虛曠之病爲吾東處士之冠冕所以一傳而爲牛溪也然竊嘗謂言行出處高於牛溪不識素日篤論如何如賤子者生長城市居然半百年其不爲緇塵之所埋沒者幾希每懷斯翁杜門白岳高枕天遊所願學而不可得祇誦淵翁靜聽松風倚北山臥成高致邈難攀之句已矣

上顏西任丈

乙酉六月初吉

向喻下繫六章微顯闡幽之旨竊更入息凡事爲之



跡至顯故必推極本原以微之卽以至著之象而寓  
至微之理也性命之理至幽故必就諸事物以闡之  
卽以至微之理而寓至著之象也上繫所云神德行  
卽微顯之義顯道卽闡幽之義也且顯者微之幽者  
闡之是爲相須之意與中庸微之顯語勢不倫也此  
與上文彰往知來兩股立說均齊而圓暢若看作微  
者顯之則恐不成義理恐不成文法且朱子曰幽者  
不可見僂就這顯處說出來顯者僂就上面尋其不  
可見底教人知得微與幽同是不可見所謂尋不可  
見所以解微其顯也恐不容他說未審雅見云何

禮疑謹聞命矣已遵逾月之禮用體逝者之心而禮  
無貴賤非三月則渴葬終不可以爲法者也陶菴以  
士之踰月而葬謂非報葬而卒哭不必待三月者恐  
難從也小記所言報葬則報虞三月而後卒哭者非  
獨指大夫而言則士之踰月葬者何可謂非報葬而  
不待三月而卒哭乎

昨教洪範疑義入夜追繹則若字韻書雖訓以順順  
是應之之意故休徵咎徵皆下若字蔡註所謂休徵  
咎徵各以類應之者恐得正義也詩書中若字皆是  
順應之意未必祇用於吉祥善事耳無論休咎天心



應人所行以示其驗也

答顏西任丈

乙酉復月七日

枕上或誦典謨若將與羣龍揖讓于茅薰之間未覺  
亭午之爲邈也四岳之薦帝堯之試卽以其克諧以  
孝烝烝又不格姦而孟子所云浚井塗廩在於九男  
百官以事畎畝之後者何哉若以不格姦只謂不至  
於大爲姦惡而已不能父母其順可以解憂則大禹  
謨何謂瞽亦允若至誠感神乎孟子之不相照管晦  
翁之不一提撥亦可異也已抑萬章所問或出於齊  
東野人而只舉其始不舉其終耶孟子則只以天理

人倫之極道得大舜心出來而已不暇爲虛實始終  
之辨耶若使大舜不免於焚廩拚井之變則堯所以  
處瞽者當如何

上顏西任丈

乙酉臘月十七日

依乎中庸之依字竊更思之卽是自然而然不犯人  
力如率性之率非人率之故訓之以循也與擇乎中  
庸之擇不同擇是勉而中者顏子之事也依是不勉  
而中者夫子之事也有人道天道之分焉耳第二章  
抵曰中庸而此章加一依字者對上文索隱行怪而  
言故文勢不容不爾如是看得未知如何其不曰聖



禮記卷之七  
人而曰聖者者何耶十九章踐位行禮一節已結武  
周繼述之意則更無餘辭而復舉郊社宗廟之禮何  
哉抑上以統結鬼神章之意下以打開九經章之義  
歟

喪服記曰改葬總註妻爲夫也疏不言妾爲君以不  
得體君然則以不得體君而不爲之服總耶應服三  
年者皆服總則妾何爲獨不然乎儀禮妾爲君之黨  
服得與女君同則喪服註妻爲夫包妾在中也非謂  
體君則服不體君則不服也疏說只釋不言妾爲君  
之故亦非謂不得體君而無服也如是看破未知如

何

上癩西任文

丙戌午月既望

頃被問及上繫第五章首節則謂之道末節則謂之  
神或言道或言神之義而其時忿草罔及究陳矣竊  
思之神卽道之妙非道之外更有所謂神也同一陰  
陽而從其一陰而一陽者而言則曰道道卽真定有  
準之體從其不測而言則曰神神卽變化不測之用  
道與神有形而上下之別固不可以其一而混之亦  
不可以其二而離之卽晦翁所云道不外於陰陽而  
亦不倚於陰陽者也蓋陰陽兩端循環不已立天地



之大義以爲道專在於陽則所以爲陰者寔爲道之體而道亦未嘗不在陰以爲道專在於陰則所以爲陽者寔爲道之用而道又未嘗不在陽卽橫渠所云兩在故不測也固不可專測其爲陰亦不可專測其爲陽無在而無不在所以爲神也如是看得莫無悖於本旨否

答穎西任丈

丙戌午月少晦

俯詢正蒙疑義仰悉其曰一故神兩故化承上文一物兩體而言復自註以兩在故不測推行于一者一之所以神者卽以兩在故不測也兩之所以化者爲

其推行于一也蓋一氣動而爲陽靜而爲陰爲陰則道在陰爲陽則道在陽在陰在陽其妙無窮不可測度故謂之神若非一氣而有兩物則彼此有若局定在陰或不能在陽在陽或不能在陰僂可以懸度可謂之神乎米子只取兩在故不測以明陰陽不測之神者兩在政釋陰陽二字不測政釋神字不引上下句有涉拖長故也願聞盛見焉

上穎西任丈

丁亥十月十二日

舍庶子而以從子題主縱出於嚴嫡庶之義而恐乖禮經親不同親者主之之文愚意喪則以庶子主之



梅山先生文集  
廟事則從子主之一以存嫡庶之防一以遵親主之  
訓并行而不悖未知意下如何未立後之前凡係先  
廟之事所謂攝主者只是單獻無祝而已雖則從子  
主之亦何妨俾庶子而主三年之喪乎禮亦有喪祭  
異主之文故也喪畢入廟之後則不可以攝祀而行  
三獻用異於羣位亦俾從子主事恐不害理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七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八

書

上對石李文

宰鎮○丁丑二月二十八日

薛文清公遺集八冊謹茲齋納用備覽觀覽後願  
承尚論焉蓋斯翁不由師承不立門戶惟以居敬窮  
理體驗身心用爲實功以故知行兼造表裏無間且  
倦倦以復性爲教其有功于聖門者亦豈哉明興之  
後作者無聞斯翁首出倡明正學卽其修辭立言惟  
程朱成訓是述是憲可以傳之而無弊篤論之士許  
之以有明濂溪似非過語也但永樂之世天地閉矣



豈儒者呈身之日哉揆以出處之常經則可斷以失身已矣時則年未壯德未成若不必責備以出處大節也大節既虧餘無足道是爲咄咄嗟惜者也

上對石李文

丁丑七月三日

向教宋朝人物之盛有以見揚挖古今別其臧否自有一部權衡精切不差欽服欽服竊謂天開太極篤生聖賢建三才之極立萬世之準者惟周與宋爲然上焉而有文武周公故下焉而有孔顏曾孟其理固也若至宋朝則以點檢之篡奪匡義之詭譎祥符之矯誣上天建炎之遺棄君親乃能致周程張朱於三

百年之中者其故何哉羣賢之生卽膺奎華之運若無與乎人事而人事決於下然後天道備於上感應之理捷於影響而五星聚奎卽非其時何爲其然哉抑天厭五季之穢德乃啓一治之嘉會有不得不然者耶苟其然者曷不得君師之位繼成周之盛而乃下而爲臣遺逸阨窮以終其身此又何理耶孔子之至公血誠孟子之躡拳大踢程朱之有天德王道無所處而不當而到底無下手是則同耳程朱尙矣如韓范諸公範圍力量崇深宏遠要之非三代以下人物詎可置諸趙宋之世者哉藝祖立國雖則不正而



其實德實行秦漢以後羣辟之所未有也事周太后如母鄭王宗訓以天年終常視萬乘猶脫屣不與子而與弟則其所謂有天命者任自爲之及洞開重門正如我心等說雖載諸謨訓而無媿晦翁所云太祖有聖人之材者是也以故上格天心生得如許人物耶然而乍示好機罔究厥用終不能到三古之隆而免一隅之偏者乃可以見天心也昔賢以神宗之失明道岳飛之遇秦檜謂化兒善幻弄處斯言觀得肯縈不識盛見云何

與蘿山趙公

有善 ○癸亥四月

朱子遺事竊計已成正本何不垂示俾承嘉惠之盛意也尊師門屬托意極鄭重存刪編摩之際幸一畱神母有掃塵之歎焉瓊山之學的東嶠之小學續編汪佑張伯行之續近思錄皆分類朱夫子言行而其書不能無遺憾須察前人之失絕後來之譏焉嘗伏承先師所教執事於心性說并取湖洛可合而一之云不識然否近世論者先立私意橫塞心胷而入主出奴喜同惡異得一說終身不移若不虛心平氣公聽并觀則何由見得理氣源頭今執事不主先入惟是是求由是而之焉其於上達也何有區區之所



聳聞也人物性所爭不過理與性同異之分而已至若所謂心體有善惡而直認心謂氣質者令人聽瑩莫適所從也心體苟有濁駁之雜操則何以爲一身主宰何以爲虛靈知覺何以爲天君盡心註何以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又何爲於大學或問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乎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以氣質用事也以故朱子曰旣發不可謂之非心但有不善則非心之本體其所以發明程子心本善之論殆無餘蘊而猶以氣質當心體者何

所據而然也性無情意造作心有才能伎倆而敷施運用全在於心則性體之所以發見者亦以心也若其駁濁者充衍方寸之中而重以氣質形氣之內外拘蔽則雖有存中之性無以發見而人不能一日爲善矣故曰心本善清濁粹駁還他氣質蓋心與氣質不可以不辨故也執事於此作如何見解毋謂性與天道非始學者之事幸卽痛言竭論使見者脫然如大寐之得醒也心性雖云微奧未易得見而卽我腔子裏所具底物則人不可以不之講也

上著菴俞丈

漢雋

戊辰七月二日



暑處而暑彌酷熙天灼地儘非過語即日尊體適否  
苦紱順解伏計浩然誠昔人所云脫簪公府歸杖私  
門也閒居可以養志詩書可以自娛如謝景山移家  
尚恐青山淺隱几猶知白日長亦曷足道哉竊想休  
官以還於返約一事向晦愈密有默而成之存乎德  
行者否述作卽修辭之事而居業之一也然不專意  
則不工專意則害道莫無妨奪否尤翁畫像記蒙賜  
肯教恭以俟之者有年矣張安道一賢刺史也蘇明  
允記其像用敘其舒舒于于底氣象以傳諸後况以  
門下之文而述大老之真乎茲事不可緩也此本卽

竹泉金文清公所草而畫師所傳寫者直弼受藏久  
矣每月朔及半晬諱兩辰奉而揭之書室之中行再  
拜禮用寓叢墻之慕朱先生詩先生寂無言賤子弟  
泗湧之句政寫我心耳又有奉懇者先王考嘗卜居  
維揚之玉流山中以爲歸老之所名其亭榭臺沼請  
記于文丈時文丈在陟海上文未及就而仍成大存  
歿矣玉山舊廬亦不能保有區區者竊不勝平泉之  
感伏惟文丈俛仰陳跡不能不興懷其有意於了債  
乎直弼七世之藏存漣川之清華山先王考亦耐焉  
卽山下樹屋數間顏之曰敬止齋取小弁詩維桑與



梓必恭敬止之義也願文文發揮其靡瞻靡依之旨  
以及乎無不敬而安所止則受教也詎有涯乎不直  
爲一身之嘉惠爲子孫無窮之賜矣吾王考有知其  
不曰余有友乎又不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乎朱子  
記人丙舍曰歲時來拜墓下其有以惕然不忘乎父  
師之訓而益勉其遠者大者則顧名稱其實乃所願  
在茲而望乎門下者亦以朱子之勗時鑄者耳文以  
氣爲主氣盛則言之長短聲之高下皆宜斯昔人之  
所難而門下能之不惟主於氣又宰之以理茲豈卽  
今作者可能跋及乎所以要得一言之重用賁松楸

此意真切惟門下圖之五汝甫病雖篤謂當有喜何  
辜于天奪之斯遽清明之資剛方之操卓絕之識敏  
妙之辭不惟爲大齋之肖孫德門之脩士而已求之  
并世實數倫比以寢跡山野內而不出知者希矣直  
弼嘗從遊多年扣之則應牖我豐蔀度期百年赴車  
忽至不覺失聲伏想嗟傷之極不直以同人之誼也  
竊觀文丈知此公最深故用古人馳書相吊之義翻  
縷至此計應爲之增感也秋日尚畏萬望益慎節宣  
用副仰止

上疇巖李文

義秉○甲子六月



謹按爾雅曰父之妾爲庶母子妾之於父妾亦當從君而曰庶母而已禮兩妾子各呼其父之妾曰庶母此其證也禮子之妻妾於父之妾無服無服者非闕文也遠別於尊姑也若以從厚之義苟欲相服則爲同爨之總而已然則稱謂但如臧獲之所呼而書牘亦用此例自道則當云某室可也近俗或稱姑與妾子之妻稱其所生姑何別哉焉有死無服而生呼姑之理乎以無服而知其決不可稱姑也自道以嫡子婦則嫌於女君以子婦則嫌於其所生子婦故曰稱謂但如臧獲之爲而自道亦如閨中所稱而已服事

之則致敬盡禮可矣無姑婦之名而有姑婦之道然後倫理正而恩義篤矣

上疇巖李文

戊辰四月

故忠臣返求子李公澤徵墓銘之出於俞任兩公者近從兩公而奉讀之矣其壹鬱而不得申者其將見白於來後乎悲哉悲哉其家狀見在丁上幸謄示焉正言李公有白亦有狀德之可取以立論者乎其爲母后辦一死兩李同而如水臨萬仞無所屈曲正言有之所以尤難也已巳三忠言之於已然之後壬寅諸賢言之於未然之前雖身死桁楊遺骸莫收終使



木之...  
壺位奠安用占黃裳之吉乾坤交泰以成二南之化者二李公之力也然則著翁所謂功或過之者信矣竊不自遜托無能之辭爲二李公立傳雖甚僭妄意則有取也

上疇巖李文

戊辰復念

黑虎錄非敢久留擬待兩李公遺文故事畢集而論次矣姑無以具收謹茲還納容更奉借矣廢賢大夫之業不述太史公以爲罪莫大焉而愚所欲述李公遺事整齊其世傳者亦未易就是亦罪也尊從叔惕齋公遺集之既出而旋秘之不識何爲其然也斯翁

正言不諱動扶名義爲當時第一流文章特餘事耳然而生不見知於聖主歿將湮滅而不稱悲夫信而見疑忠而被謫屈平之所不能無怨而斯翁則不然憂愁幽息之發壹是平和所謂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者庶無愧焉嘗從其篇什之膾炙者而略得其心矣以故願將咳唾之餘斯夕諷誦庶幾追前輩風流幸謀諸其後人憲我以一部焉

答疇巖李文

庚午正月三日

古者不娶同姓故婦人不書姓貫東俗娶異貫之同姓故書貫以別之既是異姓則當不書貫用遵古禮



且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豈有知其爲同姓而爲妾者推此義也妾喪尤不宜書賈雖無封爵只書姓氏恐是

傍注施於所尊云者卽朱子答妻主傍題之問而備要載諸庶子所生母題主之下故視以不可爲所生母傍題之證然此爲卑幼及傍親而言非指所生母也所生母雖不敢與嫡母班而在其子則不可謂不尊亦非傍親也傍題何可已乎祇當云子某奉祀不當用孝字孝是老字之義老卽長也長子故曰孝子庶子之於其母豈有長衆之別乎且不宜僭擬於長

嫡子之禮而曰孝子

答疇巖李文

庚午正月八日

君主妾之喪當題其主行其禮雜記所謂自耐者以其祭于祖廟故自爲之也士虞禮婦之喪耐則舅主之亦此意也雜記所謂練祥使其子主之主是主饋奠之謂也小記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亦同此意也或曰虞卒或曰練祥互文也不以不主虞卒而不主婦喪則何可以不主練祥而不主妾喪乎妾雖卑賤得主之者以其攝女君也且凡喪父在父爲主則庶子在父之室曷敢自主其母之喪乎虞卒練



祥皆在於寢非尊者所可與故使其夫若子主之主  
之云者非主其喪也主其饋奠而已此是古禮也饋  
奠亦當自主於尊者以尊長坐哭之文而知其未嘗  
不與也妾耐之禮世俗所不行而以古禮則廟中爲  
壇祭之若無妾祖姑則耐於女君可也斯禮也固無  
不可行者幸亟復古俾以從化焉故曰禮義由賢者  
出耳

祭妾祝何可書名如祭妻乎但云君告于亾妾某氏  
可也統尊之義妻妾何異以亾妾題主然後可以得  
禮之正豈以文文崇禮而難慎乃爾乎

中庸事亡如事存註曰指先王也推此義也妾子以  
亾母題主亦非卑之之意况有朱子成訓乎

上華泉李文

采○乙丑十一月

曾伏聞文正先生論辛丑建儲事以四大臣所處  
謂武而未韶云然否以不卽廷請必待李公廷燾之  
疏云爾耶抑以未卽承順代理之命聯劄之後又未  
免還收耶此老先生明理之見而亦所以責四忠備  
也四忠當日之心豈不及此局於時勢未能盡所欲  
爲耳老先生惟求第一等十分道理故其言如此此  
所謂文王高於武王太伯高於文王者也九京可作



四忠亦應莞爾而笑矣如紹熙行禮跋之見剛於文集者以涉忌諱耶百世之下終不知有此箇名論則其可曰魯有君子耶四忠後人至謂若存而不去則當不受文集云苟爾則恐未之思也君子立言自當推至善之所在顧何傷於四大臣殉國之忠哉願伏而讀之幸謄示焉不敢煩諸人也

打愚公斥許積冀悟君父之聽絕尹拯痛辨尤翁之誣爲君師盡分大節偉然而達夫禮禍之作備經流竄一節靡渝終始榮辱與尤翁同此由不敢信己而信其師也豈與小廉曲謹施蠟言貌工於謀身曲成

義理者比而論之哉二宋先生尙矣以下并世之賢恐無出其右也柳獄之發亦出於嫉惡剛腸此其見君子之心也衆憾蜚集乘機擠陷羣兇戕賢之罪上通于天矣今之人知其事者固歎矣雖知者猶以此事爲愚翁之累謂不克有終又從而非之此所謂全軀保妻子之徒媒孽其短者也君子之所爲衆人顧何以識之哉區區嘗願一見其書如有文稿餘件下惠伏望

上華泉李丈

丙寅七月

文穆先生遺編奉讀數下益知其所未知蓋學術之



醇正言議之剛方真得宋宋丈尺不惟斥積絕搔之  
文可以有辭於後也其論人物五常有曰五常乃人  
物所同得而物則由其氣之昏塞故不能知若謂之  
無可通之路則可若謂之無有則不可天命豈人所  
獨得而物不能與耶此無所蹈襲而命辭不差卽此  
而見見處卓爾推類咸通措諸施爲觸事朗然九死  
靡悔一節不渝其所自致如是之盛有是乎明理之  
功大矣扶儒家文字專須書牘而惜哉劫火蕩然不  
復收戢使其名論精義不盡傳於世也然零金片羽  
亦足爲貴曷可以其少而不珍之也哉但恨無以塗

一世之眼俾知愚翁之爲愚翁也

上華泉李文

辛未四月二十日

李大山象靖文集曾經覽否嶺中羣儒磊落相望而  
李公學術之醇門路之正退陶後所未有蓋其爲學  
壹遵朱門成訓旣蔑言語文字以塗澤又無聲名利  
祿所怵迫自攻而不攻人求內而不求外刊浮華而  
敦本實庶幾可傳而無弊未可謂五賢之澤已斬也  
尤可貴者不被黨論所膠固有虛心平氣公聽并觀  
底意是豈專爲南士之幸哉但理氣說篤信退翁至  
著書辨聖學輯要是爲正見之累耳然豈容以寸短



而棄尺長哉亟圖印覽未知如何

上華泉李文

甲戌四月十三日

分外又被 除旨不待三命而幾欲循墻迫於親教  
爲一覩萬光之行是行也自謂伸延頸之忱而臣民  
愛戴之忱豈以行藏而間然哉自念今日事要其終  
而論之則千里而往一覲而歸全不成去就竟未免  
前後逕庭進退無當茫然增愧報顧不敢摸擬於昔  
先輩出處而自爲計則不容不審也君子篤論以爲  
如何莫謂遂事之勿說而亟賜精義之教焉雖屬過  
境謹當奉以持循矣

禮有適子則無適孫故有適婦則亦無適孫婦其姑  
不在則服小功者爲適孫婦也其姑在則服總者同  
衆孫婦也既服衆孫以大功則當降一等服衆孫婦  
以小功而又降一等而總者以別於適孫婦也既爲  
衆孫婦總則爲出系孫之婦當降而無服而服出系  
孫以兄弟之孫故爲之小功其妻則降總是則無再  
降之義也

上仲舅朴公

聲漢○乙亥臘月十六日

十九日卽先妣忌日也無祝單獻而行之可乎否  
乎服制何如云耶



按喪禮補編戒令小喪則公除後行祭如常卽以大  
中小祀而言也 朝家既停祭則私家亦不敢行今  
日事卽補編所云小內喪也公除前忌墓祭亦不可  
略設公除後則當備禮行之可也雖則不行當於是  
日設位以哭禮也 國有喪臣民無不可哭私之義  
故身服制壹揆補編則臣民無受服之節未知儀注  
竟如何是則有司存焉一遵 朝家指揮已矣  
時 官慶喪

上仲舅

丁丑十月二十五日

冬日可愛伏惟體氣清泰楸駕纔啓柏府有 命不

識已承聞否昔人所云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政  
爲舅主設也舅主素日視冠冕以桎梏視祿位以泥  
滓得喪不能搖其心榮辱不能動其志卽高世之雅  
操貞躅而區區所欽服者也今茲 除旨不惟宿研  
旣無以盡一日之責則當以辭巽爲義且入山聞  
命尤不宜出膺以鞶褫爲返第之期未知如何非要  
占便巧免以犯自私用智之戒量已量時在所當避  
是爲一義耳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固可去也未可  
以言則亦不當來其義一也古之君子負經世之術  
而度時不可爲則高蹈以全其志故曰鳳不憎山棲



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罹患在古猶然况今日乎末俗易高險塗難盡舉趾則瞿塘灑灑惟有退藏爲安身立命之地是爲奉勗而因以自勉者也竊計今者之行展墓之外自應有多少經紀其將占一區林壑芝桂爲伍麋鹿同曹軒裳鍾鼎如夢中也耶每誦崔孤雲語要路通津眼無開處青山綠水夢有歸時益歎身世之拙耳執御自峒而楊雷止道谷以待順解恐爲得宜不識意下如何甥姪姑遣晨昏而城市迷塵若將埋人日思孤往超然成凌霞之舉而匏繫也未之也已爲之奈何

吾邦入本朝夷陋盡革人文暢著禮樂制度駸駸乎三古之盛無一事不可聞於天下後世者有王者作則必多取法而有兩件事可羞者卽諸寺刹之有列聖願堂及陵寢祀享之用素也以姪所見光陵之奉先寺宣靖兩陵之奉恩寺水原之龍珠寺金剛之表訓神溪兩寺咸奉列聖神位以體貌則儼然一宗廟而參錯乎佛宇神堂之間誕諱兩辰緇徒設齋食奏梵唄洋洋陟降之靈其肯格非禮之饗乎事體屑越不直不經而已是可以仰奉聖靈冥資福佑乎陵享之不血食亦襲勝國忌日設



齊之陋而黃翼成諸公不學無術以致然也其與梁家宗廟之祭不用牲牢無異而厥享國四百年而莫之改以靜退栗尤之大賢而不一言正之竊不能無憾耳畿輔諸邑輪供一牛則何患其用之不繼爲慮其經費者尤陋矣許多惟正之供不用於 祀典而將焉用哉卽此二事不可使聞於中國此而不正未可謂君子之國而禮義之邦也亦未可謂革羅麗之俗而追三代之軌也愚嘗以此事爲告君之第一義矣

答李子岡

鳳秀○甲子二月

一日之內告諸一山之神而疊設祭者果近於瀆從其開域啓墓之先行者兼告兩項事恐是未審何以處之措辭則當曰某親某封某氏將啓窆遷祔于某親某官之墓云云未知如何雖屬遂事旣改賤見不敢不奉聞詩義奉悉集傳所謂詩人卽宮人也宮人之寤寐反側非外人所得以與知故曰形容已事也語類所謂外人做不到云者非謂外人不得形容文王之事卽謂妾媵之寤寐反側事在宮闈非外人所可知必宮人自作詩以發其憂思耳然則與集傳未見其有異也適閱陶菴集答鹿翁曰朱子一說

卽



類亦看作宮中人方能說出宮中事如此不必以文  
王看偶契鄙見幸參究而回教焉

答李子岡

甲子四月朔朝

孔子不諫而去一款計有所覃究者幸示之竊更思  
之齊人之遺女樂專爲沮孔子爲政而魯之君臣已  
墮術中縱使孔子諫而止之亦不聽矣知其不聽而  
強諫豈聖人知幾之義哉且猶不以女樂去者於父  
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也若諫不聽而去則是  
缺其過而顯其失也而聖人爲之乎是以不諫焉耳  
及郊而牆又不至則其失比女樂差輕而去之有名

是孟子所謂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者也集註見幾  
明浚用意忠厚云者亦道得盡矣至若後世之爲人  
臣者不可視夫子爲法惟當當言卽言以盡吾之分  
而已聽否從違有不當計也若以夫子爲口實謂以  
顯君父之失而不之諫則是啓萬世臣子諂諛之風  
也蓋大聖人精義妙用有非人人之所可則也南溪  
在己巳之世無一言匡救及答厚齋之問而曰恐添  
君父過舉其所不言專出於怵禍而今乃文飾蓋覆  
自欺而欺人何其回互之至此也爲慮假真售偽之  
徒藉重乎南溪而推上乎孔子故信筆及之未知如



何

答李子岡

甲子四月念日

曩者說與於崔生者非出阿好而今服盛教尊光過當以兄而不居伊誰當之然有若無實若虛此顏子所以爲顏子而吾兄有之是所謂希顏亦顏耶蓋爲學不可守一己之見貴有以來天下之善幸益卑以自牧虛以受人披示心則如闢重門大做腳則如登九臺母謂已盡克而或忽於復禮母謂善已成而或忽於察惡母狃於見聞母安於小成用實區區不諂之言焉猥以道義相期於千載之下在我榮耳所交

勉者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日月切劘短長相補然後可免面朋之歸誠哉孔明之言曰其有忠慮於國者勤攻吾之闕失此秦漢以下人所未道者當於經傳中求之豈適爲秉勺者之所自勗而已哉然則吾兄不欲爲我之崔法耶盍簪幾年而無一言半辭及於箴規何哉自量本原氣質與夫動靜語默無一合于理者真可謂一毛一髮無不受病幸卽其所覩聞而對證投劑終至於滌膏肓而斂刀圭百體從令五官俱職則豈不感神醫之用心而息所以報之乎惟吾兄圖之大禹之拜昌言仲由之喜告過雖不敢幾



及而乃願學則在是耳昔明儒吳海虛懷樂善有規  
過者欣然立改因顏其齋曰聞過其聞兩聖賢之風  
者歟亦可謂百世之師也耳矣此非吾與兄之所可  
則者乎微吾兄誰與道此計應犁然會心矣

答李子岡

甲子四月少晦

喪大記曰君松槨大夫柏槨士雜木槨所以別貴賤  
也今也大夫士之家非松不爲棺槨舉皆取諸關東  
而用之以其堅而可久膩而不蠹也不嫌以美而要  
盡其心者宐也然關東禁山而棹宮之所由出也是  
以不許斧斤往沿路州郡以防以守苟有犯者邦有

常憲而不少畏憚取之乃已是穿窬也爲親而行穿  
窬之事則於心校乎黃腸題湊卽梓宮所用而用之  
於私家則僭也第方欲爲親求壽器而仍念此是朱  
子所謂法制之所不當得者雖得之而有財亦所不  
欲也蓋非義而事親非孝雖不肖亦不敢爲儉其親  
而然耳隱度于中人皆用之我何獨不然從人買取  
則不必計其所從來耶揆以必求仁者之粟以祭之  
義則亦有所不嫌于心未知如何爲誦孟子答克虞  
之問我心慼慼筆之於書冀承明理之論焉

答李子岡



蘇績用不成故舜殛鯀而舉禹禹荒度土功不直爲  
奉若君命救民昏墊亦所以贖父之罪也故三過其  
門而不入其不少暇逸可想已至謂呱呱不子則舉  
其最切近者而言然鯀若在家則必入不入者以其  
在羽山也耶若在家雖不過門當往省來教誠然而  
愚謂此非尋常往役方汲汲皇皇拯民於溺恐不遑  
省親且爲是幹父之蠱而蓋父之愆則勞身焦思告  
厥成功爲孝之大者以時歸覲不廢溫清爲孝之小  
者故謂歷羽山則入覲否則恐未暇也如此然後亦  
爲中矣此有精義存焉幸參究而回教焉

曹操擊孫權表請荀彧勞軍操向濡須彧留壽春飲  
藥死故綱目係其死於擊濡須之下而朱子答尤袤  
書曰彧是漢侍中光祿大夫而叅軍事其死乃是自  
殺故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係於曹操擊  
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以彧爲漢臣也然悉書其官  
亦見其實漢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爲  
漢臣云云而無以係濡須之下而其罪乃著之文然  
尤翁於大全劄疑釋此書而曰綱目係其死於濡須  
之下者以見彧與賊爲一也竊詳書法誅其以漢朝  
近臣而附賊不忠如答尤書而已未見其以係此章



之下而益著其罪也其死適在擊權之時故不得不  
聯書非爲著其罪而係其下也蓋或見漢室崩亂懷  
匡佐之義則原其初心不專出於助桀而只緣知人  
不明操履無素駸駸至於爲漢賊謀主而不知非耳  
是以程子曰或才高識不足也或初見操操許以子  
房則是以高祖自况其心所在可知也已一當去也  
操劫遷天子自立爲大將軍武平侯二當去也操殺  
董承夷其三族三當去也操入鄴自領冀州牧四當  
去也操罷三公自爲丞相五當去也操殺孔融而夷  
其族六當去也操還鄴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

殿七當去也此特其大者耳操也日夜潛伺盜竊神  
器一毛一髮無非罪惡或若乃心王室則豈忍坐視  
而無言亦豈忍一日立於其朝乎既不去則當諭操  
於義俾盡人臣之分而言不用則去可也死亦可也  
不此之爲惟長其惡而張其勢終成篡奪之階按以  
春秋之法先伏黨與之誅其罪之尤至者欲爲自晚  
計數母后之罪而勸操廢立伏后之弑雖在或死之  
後實或啓之也沮九錫之議以董昭先發也欲俟他  
日徐自發之則陰陽情迹昭不可掩誅其心有存於  
昭矣及其自殺也亦非爲漢也迫於操也饋以空器



是賜之死也雖欲無死得乎不自殺則操必殺之也  
審矣虧節於漢室失身於奸凶而又復不免真所謂  
進不得爲君子退不得爲小人立身一敗萬事瓦裂  
者也河間淫婦何嘗不以幽貞自勵而一蹉跌竟未  
免鶉鶻之行執其跡而論其心孰有以初心之不爾  
而恕之哉既慮患而爲唐衡之婿則己是墮坑落壑  
而不知恥宐其附麗國賊爲劉氏之叛卒也然范甯  
稱以殺身成仁蘇軾許以道似伯夷辨姦若斯其難  
乎不有朱子隻眼何能剗地埋殺乃爾乎哉然係其  
死於濡須之下非爲益著其罪也以其死在其時也

只曰某官某自殺則罪己著矣何待書其下而後益  
著哉朱子本意恐未見其必然未知如何

答李子岡

甲子七月一日

酒所賓筵被人強勸或笑謔相加拂之則隘受之則  
流此通患也惟酒可以保合太和則當隨量淺斟不  
傷和氣可也與人之際久敬爲貴而善謹不虐則但  
遠鄙悖可也中心自固外物不遷程伯子豈欺我哉  
祇當於千萬人中常知有己而已朱子曰自家持守  
處固是不可放過至應世接物同異淺深豈容固必  
但看得破把得定自不妨各隨分量應副將去何必



懷不平之心而浪自苦哉是爲朱先生喫緊踐歷而發者也三復有味爲兄誦之

與李子岡

甲子九月二十三日

向示許衡事近更披繹辭嚴義正有裨於世教大矣栗翁謂非失節乃失身失身與失節不同者如何以一身而事二姓之謂失節不當事而事之之謂失身衡也雖生長中國而所值之時則胡元也亦未曾出而仕宋又不如吳澄之以宋舉子而服胡元故曰失身非失節此其所以區別也然推極而論則失身卽失節也衡家世宋民也神州陸沉百年爲戎則當身

元而心宋倡起天下義士攘除犬羊廓清中原興復宋室還于汴京可也非其力之所能及則脫身而歸臨安當如辛稼軒之爲又不可得則抱經窮山沒齒自靖如金仁山許白雲可矣不幸見知於醜虜則當閉門踰垣已矣雖迫不可以見不爲臣則不見故也若至以印綬加身則當作龔勝不食而死被其劫而致之則不以臣禮見面責以華夷之大分使之退守沙漠還我中土不聽則退而已執之則死而已衡也則不然以大宋遺民知有元而不知有宋甘心屈膝爲天下倡至以帝堯大統接之裔戎且於遼金稱大



而以列國處宋是不識華夷之分如天地之不可易也讀聖賢書所窮者何理所學者何事可哀也已蠻夷猾夏大舜攸憂用夏變夷鄒聖苦心儒者之所雅言也以衡而豈不識哉渠自謂學孔子出處而無可無不可然不念孔子不赴公山佛肸之召者以其終不可與有爲也乎亦不念夫子之心爲東周矣乎彼二子據城而叛者而夫子猶不往况於盜竊神器之賊乎又况於鱗介之賤乎可謂不善學矣故曰率天下而歸夷狄者衡也率萬世而歸夷狄者尊衡者之論也尤翁之請黜文廟南塘之剗地埋殺者所以存

天下之大防而爲億世之定準也以其不陳伐宋悔不辭官爲原恕之端者不幾近於王通心跡之辨乎呂晚村陷於虜旣而悔曰華夷之辨重於君臣之義仍與會靜謀舉義事覺被害死不榮於生乎如衡者卽呂氏之罪人矣身旣淪胥爲夷則名節掃盡矣然則所謂失身者卽失節其實一也霽軒道得栗翁言外之旨而亦可以俟百世不惑矣

### 答李子岡

呂晚村以明餘遺民慨然以興復自任出而仕清欲近幸而行豫讓之事聞吾邦將舉義旗有牛耳居



然屬海東之詩見虹變又有縱有虹貫日竟無軻入  
秦之句仍挾七首入宮中覺而被害時曾靜者因晚  
村論管仲之功曰華夷之辨重於君臣之義之說作  
誨書數虜酋烝紂之罪仍勸邊帥岳鍾琪舉義兵事  
覺被逮清酋置華屋僂其衣食以誨書中諸條書詰  
使靜書對服其謀聽之罪然後同刊誨書布示天下  
遂放靜還命害靜者當以其罪罪之靜竟得免時黃  
河清五星聚奎靜藉此爲興王之兆謀舉義兵云而  
出自傳聞未敢實言然苟爾則真義士也其事未售  
而其心炳然可與日月爭光 皇朝三百年培養之

盛於是焉可驗矣如錢謙益以 朱氏老臣國亡苟  
活受僞爵猶不死逃命空門有靦面目而如瞿式耜  
呂留良以其門生所成就偉然抑亦青出於藍耶如  
謙益者可謂瞿呂之罪人矣然揆以春秋責備之義  
則呂公事虜雖爲險凶不有晚節是亦失身終難免  
枉尺直尋之歸如此者可謂先病後瘳矣苟欲倡義  
討賊則一布衣事何必屈膝而後可乎哉然論人當  
觀大節則求無過於有過之中可矣

答李子岡 乙丑三月

同好惡爲絜矩之本不專利又爲同好惡之本同好



惡故不專其利而不專其利當於同好惡上看得耳  
理財用人皆所以同好惡而從民欲者也故好惡爲  
一篇宗旨傳十章後論同其好惡恐不可專屬用人  
也此章專言財用繼言用人用人不直爲理財然用  
得其人則以義爲利而以身發財用非其人則以利  
爲利而以財發身故章末痛說小人聚斂之害以明  
理財用人之非二道也結殺處雖合言而絜矩之大  
者在於財用故於所以歸趣則在財焉耳然則同其  
好惡統言兩者而不專其利單指財用一而字相承  
文勢卽然恐不必深疑也緣此而有奉質者大學經

一章七節皆孔子之言耶孔子之言見於論語家語  
而獨此章不少槩見何哉曾子得其宗而不筆之於  
書以明親受孔子之意如孝經曾子問諸篇亦何也  
以或問非聖人不能及云者信其爲孔經曾傳而無  
他證驗不勝泄沓或云古本之見載禮記註疏者卽  
戴德之所編入云然否戴德無乃有孔曾淵源而有  
所傳授者耶并參考古註而示及焉

答李子岡 乙丑七月

偶披論語夫子以至德稱泰伯文王其微意所存蓋  
可見矣使孔子處武王之地將待黃果自落耶抑將



謂不順天罪惟均耶夫子之心惟知以臣事君而已  
不見其他則祇應爲文王已矣何也夫子嘗謂武爲  
未盡善也不然何以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乎是以知其爲文王也未知  
盛見如何管仲不與召忽同死謂可以九合一匡而  
不爲匹夫之諒耶何能逸料其有賴於人而當死不  
死也不有鮑叔之汲引雖欲進而有爲不可得矣在  
人者不可期而在我者固可必則生實之變隨子糾  
而死可也相桓公霸諸侯則倖身故嘗謂其不死乃  
貪生苟活非必其有功也令人見士子之許其功謂

不出於惜死無乃未鋤其幽乎當恭承其精義矣

答李子岡

乙丑九月晦

俯索別語荷意甚盛而贈言仁者事也愚曷敢焉禮  
行者有贖而窮者無物可贖代之以言宜也然縱爲  
之言不過舒風泉之感申復雪之義此兄與我之素  
欲明目張膽竭力而扶植者何待言而知哉強爲之  
辭莫無贅乎第有可以奉告者子曰言忠信行篤敬  
雖蠻貊之邦行矣又曰素夷狄行乎夷狄無入而不  
自得斯至矣愚何言哉愚何言哉

夷狄之於中國如陰于陽如夜于晝與之相終始焉



故自堯舜時已有猾夏之憂至于胡元始統有天下此開闢以後所未有之大變也然才八十年而亡耳建虜盜竊神器據有中土率六合而一之者垂二百年會胡元之所未有也稔惡之久天亦厭之宜其悔禍而尚寥寥焉此吾所以不能無憾也抑醜其德而莫之顧一任其汗巖耶然是土也唐虞三代之舊是民也唐虞三代之遺淪胥爲戎亦獨奚罪然天下之亂至此而極矣亂極而治理之常也大冬之餘必有陽春激湍之下必有潏潭以其時則至矣聞虜酋荒于內外不恤生靈頻年亢旱餓殍載路且東南有警

戢兵無期廓清其有日乎每誦老杜無力整乾坤之句極令人鬱邑兄必隱約領會於傳聞之外爲我著審敵篇以示之

兄記有 顯廟丁未耽羅漂到人 大明福建居林寅觀曾勝陳得之事乎伊時秉國之成如鄭致和金佐明二公恟於防患押送彼中三人者知去則無回哀乞勿往其書與詩一字一涕有未忍再讀者二公終不許其可曰有人心乎其絕血胤也宜哉文貞先生述以詩曰南極星槎海上來紅雲一朵日邊開千秋大義無人識石室山前痛哭回所感者深矣或曰



三人者入燕虜人送寧古塔盡殺之云苟其然者二  
公安得而有後哉可謂天道有知矣然傳聞未可信  
第叩其下落焉

毅廟殉社之後弘光隆武永曆三皇帝相繼而立雖  
大運既傾享國不永 皇朝正統允茲在茲清虜既  
肆弑逆又從而名其史曰三藩紀事 三皇帝立國  
何不若東晉南宋而爲清人之藩臣哉乃敢肆然稱  
之以示天下如李玄錫者襲其說置 三皇於明史  
綱目附錄之下不與正統然於玄錫何誅後之良史  
當聯而書之 崇禎之下以識大一統之義矣然所

謂明季遺聞三藩紀事等書曲筆媚虜真贗相蒙有  
不足盡信縱有如馬公者作而述孔業何所徵哉兄  
須芻求 皇明南渡後文獻以示之

士有出與處焉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爲也得其進  
則有爲而無不善不者處而已然知斯義者鮮矣亦  
時有可爲則出者不必不如處處不必賢於出者然  
所謂時者曠千世一值三代以下可出之日幾希所  
以古之君子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也出處之於士  
其重如此彼許衡吳澄之徒自謂法孔子而不識華  
夷之大分夫身龍庭膺而爲夷以一身而壞萬世之



大防若及聖人之門不直鳴鼓而攻之已矣逮版籍入于元矢心自靖無愧爲有宋遺民者惟金仁山許白雲是已仁山絕意進取終老金華山中白雲不出里閭四十年以遺逸召請主文衡而成莫致之如此者方可謂識出處之義而立天下之大經者矣此易所謂大人否亨者耶愚嘗服其義至高恨不并世而爲之御耳區區所曠感于兩賢者以所值之時同也計應不言而喻也必購兩賢遺書俾賤子獲覩宗廟百官之盛用寓高山景行之慕焉尊兩賢乃所以斥二子也

有明三百年無真儒薛敬軒胡敬齋庶幾焉然敬軒出身於永樂之世大節已虧雖諉以弱冠時事安得免君子之譏哉粹然一出於正而議論不敢到焉者其惟胡敬齋一人乎嘗從明史讀其本傳又從明儒學案讀其遺書矣竊謂本之心學而不淪於空寂參以問學而不歸於訓詁其曰第一怕見不真第二怕工夫間斷好高者入於禪騁辭者失於矜不知有存養省察安能造道而成德此其各論中一也其言皆得於心非騰理口舌者所能與也蓋其學主忠信而篤行之語默動靜一於理而後已明是孔孟正脈也



任鹿門所謂朱子後一人真知德之言也愚嘗以鹿翁遺意欲合其文集居業錄敬齋錄諸篇名之曰胡子全書用作興起斯文之一助而學案所載外無從而得幸於書肆中求之

與李子岡

丙寅五月

有人於此無父母兄弟惟從兄是依及娶而亡去今焉爲七年矣芻求不知處存沒莫聞知其妻當如何處之欲傍照通典荀組說則以子而待父年滿百亦未可必况齊年之妻乎終身不行喪制服有所不可欲從劉智說則亾人年未三十耳三年求之不得而

卽制服居喪亦所不忍也遵泉翁說告廟而求之三年三年不得而更告之告之而又求三年終不能得然後乃舉哀服喪凡叶於天理人精未知崇意如何欲爲之立后則當與其所后母同時發喪而其親戚之服之也亦宜在此時耶幸并復之

答李子岡

丙寅八月十五日

漂船事聞之驚心 國朝餘四百年未有漂人之入喬沁者蓋遼瀋之船泊於關西而到海西者幾希蘇杭之船泊於湖南而抵湖西者絕無以地勢之相近遠也倭奴則亦鮮及湖南境况于畿湖乎又况于喬



沁乎喬沁卽京師之咽喉也漕船之自湖嶺至此者  
歷海路關防所到悉發船以嚮導備嘗艱險然後達  
于京口今所謂倭船則過嶺而統營列鎮不知過兩  
湖而順天康津保寧諸巨鎮亦不知乘風破浪張帆  
而走畿甸如入無人之地無乃非嘗試乎安有漂船  
而到此者乎曾聞倭奴於壬辰後以舟師之不得直  
指國都爲其三恨中一事云今茲之舉豈無所以  
而然哉誠宜上下警動以講陰雨之備盡固圉之方  
而未有聞焉者何哉縱使真是漂船所過四道邑鎮  
之蕩然無防閑可知已因此而振刷懲創俾率其舊

亦不害爲安不忘危之道而廟筭不出於此徒以驛  
騷爲慮云終古處危疑之際者舉皆爲是之患而漠  
然無所施爲及致寇坐視其敗亾柳西崖所云粟谷  
眞聖人之歎亦何救於二陵之變哉今也無有爲  
國家深慮者恬若無事不思所以備害防患之圖  
以無足爲而然乎抑杞人漆婦浪用其心耶自承茲  
報憂心耿耿幾乎明發而無可與語向兄申之亦應  
有不言而喻者

答李子岡

丙寅十一月廿二日

適被人小學問者有所答而猶滋惑故謹茲奉質內



則男女未冠笄者與其長者雞初鳴咸盥漱而獨昧爽而朝者於其所佩之異可見卽事之能不能專之義又可見於佐長者之云而但未冠笄者非比孺子特未及冠笄耳謂之不能專則可謂之全未能卽事則恐不可能於佐視具者獨未能佐抑搔扶持與奉槃奉水授巾等事乎如曰非不能禮別冠童云爾則旣無所事矣後乎長者之盥漱先乎孺子之晏起昧爽而起盥漱而朝豈不爲得中乎由前之說則鷄鳴而朝可也由後之說則昧爽而起可也未知將如何解幸賜教焉

答李子岡

丁卯六月五日

自邨至幽皆變風也以變風之終而言其終則狼跋是已而今日風泉居其終旣曰風泉爲終而又曰終於陳靈者盛疑固也嘗謂陳靈之從夏南無男女無夫婦無父子無君臣三綱淪而九法斁矣以故夫子刪陳詩而以株林陂澤爲終以著其變也檜曹之念周室卽亂極息治衆心願戴所以載風二篇之末而比剝之上九也幽雖變風變而得正所以編諸變風之終欲其反列國之風而正之也然則陳檜曹實爲變風之終而株林風泉又爲三國之終也各云其終



恐有其義未知如何  
女子子於父母雖降服朞年其居喪之節則與男子  
宜無異同喪中雖或從權死後則祭奠不可用肉當  
一依喪中身死者例限葬前用素饌爲可耶喪中身  
死者祭奠用素禮輯固有其文而只論朝夕上食如  
朔望殷奠初不議到何也喪人與平人不同上食外  
朔望殷奠不當設故耶朔望雖不行如祖奠朔時大  
節目似不容廢闕而若以憂服中不可設盛饌只薦  
蔬果則無脯醢餅炙而不成祭禮此果如何且上食  
雖用素斟酒則爲之耶酒肉無異既不肉則酒亦當

廢耶

與李子岡

戊辰四月二十五日

卽日哀體無愆道養有相講禮計應采篤本以儀而  
參以戴會通于朱黃之解否三禮盡從天理上裁制  
者蓋聖人之心理一而用殊天下之事萬殊而一本  
故三百三千皆自聖人胷裏流出來要須吾之心如  
聖人之心乃可以全禮之本體不爾而徒規規於儀  
章度數之末者役文也將何以盡天秩常變之道哉  
此夫子所以大林放之問也哀兄天分自高立得堅  
固不須禮教而已恭儉莊敬矣恭儉莊敬而又不煩



焉可謂濶於禮也益求其本而得諸心則禮之全體  
在茲矣幸加勉焉弟心弱苦難思索故擬讀詩經未  
知如禮何旁期雖下於正統同是期服也服莫重於  
期年而身持齊衰之服口誦聲律之文於心不安所  
以奉質也檀弓所謂廢業與誦皆以大功言而不及  
於期則期服之廢誦與業自在不言之中也所謂誦  
可也者可是未定之辭也大功而猶然况期乎期喪  
已葬有難廢讀而至於誦詩則不可未知如何詩律  
則尤不可爲爲詩與學舞射琴瑟無異其廢也尤審  
矣至如挽諫之述事係哀死不可與闕言語比而同

之作亦不至害義耶所勗者禮之本而所叩者禮之  
末亦可見言行之不顧也

答李子岡

戊辰四月少晦

居喪有疾亦許薑桂而惟不入中門一節爲大閑不  
可以逾也此而有忽則到股廬墓皆僞耳以故宋先  
生於 寧廟諒闇之中進言 慈殿問安外一步不  
可服闇已壯封事可考而知已兄旣無時見一事則  
益勉謹嚴隔斷內外苟係奉親享先不獲不對商而  
莫容言傳者則以書可也若大故掣碍而回語屋外  
則似不至甚悖而嫌疑之際在所當慎不如其已之



爲得正耳周舜敬以爲終祥不入妻室漢之武夫亦  
能吾人稍解不待防閑之嚴而自不忍爲朱子稱之  
來教所云有所兢兢者是也弟曾冲齡罹憂不解禮  
律之爲何事飲食起居如恆人而直衰經加身耳自  
謂於內外之辨則不至蕩然而其異於與妻子混者  
幾希每讀石潭所歎禮防大壞甚可寒心之云未嘗  
不發汗沾衣也近齋朴先生心喪中夫人病困而不  
引醫切脉其禰勸之而亦莫承順竟使親屬診視茲  
事峻正可法耳

答李子岡

戊辰五月四日

向示言足聽聞閣憂時診脉則替令甥問證則用女  
奴俱得之矣苟係安危吉凶不容使人問之者則  
勢將親叩房闥之外而不可踰闕一步也如不至危  
急則用將命者可矣侍食內堂固當惟親意是順而  
以喻於道之義委曲仰達侍食外軒恐爲得正如未  
蒙宥可則亦當隨後而入隨後而出而自我防閑則  
益嚴益密以爲別嫌明微之地焉此大賢以下不能  
不避者也禮義由賢者出幸以一心而立天下之大  
本以一身而存天下之大經則雖世道交喪喪紀大  
壞亦應有來取法不直一二人家化之而已加勉加



勉母忽母忽

與李子岡

戊辰閏月十八日

今有人遷其親墓旋被掘倉卒草殯方謀築宅而姑  
難以時月期矣緬服盡三月當除耶留待改葬耶被  
掘莫大之變也其爲禍之慘甚於新宮之火哭不可  
三日而止當素服素食朝夕哭臨至葬而乃已也草  
殯異權厝尸柩不入地則雖過三月之期當持服以  
待克襄克窆而卽除耶受服三月耶緬是變事而此  
爲變事中變事故有茲疑耳

答李子岡

戊辰閏月小晦

所示白沙事謹悉斯翁事功節義文章當爲國朝  
第一流如是而後方不負受中以生之意盛示則然  
第不諫永昌之事爲其將有大於此者也其所隱忍  
實與箕子之不去同一揆也其情憾矣然藉使光海  
怨艾不有金墉之變則白沙之所深慮者幸而不中  
矣苟爾則只做爲大臣而不諫戕害同氣耳持疑等  
待恐失語默之宜也永昌事發若泣血牽裾力回主  
心則亦可以逆消西宮之禍杜微防漸實在於茲惜  
乎失其機也以故嘗謂白沙此事未得爲第一義也  
弟於此翁彌甥也平生誦義無窮而以責備也故言



之乃爾非敢出於工訶也幸諒之

答李子岡

戊辰六月

鰲翁事盛論忠恕可謂無復改評矣斯翁有蓋世之勳擎天之節存社稷於將亾扶綱常於既墜爲本朝名臣之冠冕是故欲其武而又韶所以尙論其平生而致小子之惑耳不爾則議論何敢到耶愚所云者卽以第一等十分道理而言以自附於責備之義也竊想當時事機有不容不爾乃不得已也豈恟奕欲苟活哉所以隱忍而不言者卽有待耳論人當觀大節有過當求無過富哉言乎月朝人物固應乃爾敢

不書紳用副良箴耶

答李子岡

戊辰六月十四日

紫陽史說當緝以宋明否 皇明所編續綱目金肅夫宋元綱目皆無我權度而妄加筆削若夫李玄錫之皇明綱目尤不足道而至以南渡三帝不與正統屬諸附錄則其無倫極矣若是者其何以誅亂討逆尊華攘夷扶天理而遏人慾正名分而植綱常得孔子朱子之心法乎但分綱列目而曰是春秋綱目之筆也則其誰信之不如取宋 明全史之備且詳焉而宋史則成於脫脫 明史則出於徐乾學輩一



是真胡種子一是漢面胡腸曲筆媚虜殆不堪看然  
舍此則無徵幸并取而參證更定一部宋明綱目  
以續紫陽之編如何如何南雷淵明史正綱曾經  
覽而義例何如其書雖畀炎原本則存其傳也可冀  
乎試一叩之湖南院事可謂鴻蒙以後所未有之大  
變也一德相之出已是大不幸而今茲之變其羞辱  
罔極有浮於德相何其大不幸之中又大不幸也君  
子之澤雖五世而斬豈意至於此極耶此不直老先  
生一門之厄抑亦大運所驅莫之然而然耶言之傷  
痛無緣對摠援筆及此卽丙焉

吊禮差等鄙說莫無害理否近檢語類朱子曰古人  
無受拜禮雖兄亦答拜君亦然朱子說止此受拜云者坐  
受他拜自己不動也兄之於弟君之於臣猶然則於  
卑賤之拜不宜昧然無答况吊乎然吾東以名分成  
俗貴賤等級絕然若霄壤雖莫能壹遵古禮高下曲  
折當隨時折中而常自牧則卑處人則尊可以拜可  
以不拜則拜可也柳公綽居藩子弟呼幕賓爲丈皆  
許納拜斯事甚好古之幕賓雖不比今之所謂幕賓  
其不挾父兄之勢而肆矜傲之氣則可知也  
喪中哭先墓可施於祖考妣及兄弟曾高以上及傍



尊則不必爲也蓋哀情所觸天理自然然後可哭哀  
未至而哭非哭也所以不可拖長耳雖當哭之地葬  
後則止以存新舊之分可也執事處之得矣至於父  
喪中母墓母喪中父墓則亦異乎祖墓雖葬後當哭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八



